



毕业歌：唱出我们的青春

■本报记者 韩天琪

又是一年毕业季,但今年与往年似乎有些区别——多所高校创作了毕业歌。每所学校毕业歌的词曲作者对音乐可能有不同的感受,每个学校的学子对校园生活的点滴记忆也有差异,但毕业生对青春的回忆是共同的。

我喜欢 穿越人潮行走在远东大道, 我喜欢 大礼堂前如茵的绿草, 我喜欢 逸夫老教室吱呀的板书, 我喜欢 灯火中的汉口路。

这是南京大学毕业典礼上,由南京大学合唱团所唱毕业歌的一段歌词,南大学子将其称为对母校的表白。曾几何时,留在很多毕业生心中最特别的毕业礼物,从一件文化衫、一枚印章、一本书,变成了一首毕业歌。唱出的是莘莘学子与母校最深的情感联结,留下的是一段最美的青春回忆。

往昔历历在目

“以毕业歌为代表的校园歌曲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在中央电视台高级编辑李近朱看来,近年来流行起来的“毕业歌”现象,是音乐和学校的深厚历史渊源在新时期、新背景下的新表现。

音乐和学生、学校的关系始终体现出音乐作为美育的一个方面。早在20世纪初期,《学堂乐歌》就在旧学校中产生了新影响。抗战时期,田汉、聂耳所作《毕业歌》中唱到“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点燃了青年学生抗日救国的热情。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中国台湾传入内地的校园歌曲,如《外婆的澎湖湾》《兰花草》等至今仍传唱。每一个时代的歌曲各有其形式,在校园中所展现出的形式带有很深的时代烙印。

南京大学2019年毕业歌《我喜欢》改编自时下一首流行的合唱曲目,大学四年各种生活情景于歌词表达中,悠然浮现在南大学子眼前。

“当我在原有的词和曲调基础上做改编时,往昔历历在目,好像重新回放了一遍大学四年生活的影像。”南京大学哲学系2019届毕业生、毕业歌《我喜欢》词作者刘雨轩说,《我喜欢》中的歌词基本上是在描述南大的人与事、意象与景物,其中包含了很多关于学习、生活的细节。

刘雨轩个人最中意的一段是“我喜欢 穿越人潮……”“在作词时,我脑海中浮现出这样的画面:一个晚上,我在鼓楼校区上完德语课,走在校园前的汉口路上,华灯初上,正是吃晚饭的时候,所有的饭店都很热闹,所有的同学都下了课,大家涌入小饭馆,一边吃饭,一边聊着学习收获和生活趣事。”

西北大学2019年毕业歌《晴雨别时》词作者汪涛曾多次参与院系和学校的毕业歌创作。“每到毕业之前,大家都想在以往表达的基础上做一些创新,今年在《晴雨别时》曲风的选择上,曲作者马骥和王彬做了一些新尝试,吸收了日韩风。”

汪涛在填词时,往年6月很少下雨的西安阴雨绵绵,“填词时,这种自然的场景对我有一些启发和触动,我也想把这种感情通过毕业歌的方式传达出来。”

每个学校毕业歌的词曲作者对音乐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每所学校的学子对校园生活的点滴记忆也有差异,但毕业生对青春的回忆是共同的。

留在武汉大学学子心中的可能是珞珈山、樱花雨,留在厦门大学学

子心中的可能是海岸涛声。而留在西北大学学子心中的是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的厚重历史感。“我们的太白校区在西安西南城脚,只要提到西安的城墙,西大学子心中链接的是对自己大学时光的回忆。我们的长安校区在南山下,可以悠然见南山、看蓝天白云,这种场景可以让西大学子对正在经历和曾经经历的时光有一种特

殊的记忆。”汪涛说,毕业歌中所描绘的场景,若干年后,仍然可以和自己的心路历程连接起来。

属于一个群体共有的旋律

毕业歌承载了一种集体记忆。近年来,花样翻新的毕业礼物层出不穷,毕业歌是最为特殊的那一个。

毕业衫或许只会在毕业典礼的时候穿,印章或许会珍藏在柜子里,而音乐可以超越时空。“一段旋律可以永远传唱下去,只要大学还在,就会有一代一代的毕业生传唱下去,某个物件属于个体,旋律却属于一个群体所共有。”刘雨轩说,音乐这种形式是更加有力量的纪念。

毕业歌歌词中的场景多是学子

在中学都会经历的场景。“比如我经过的汉口路,是南大学子晚归的必经之路。在路上,我会看到华灯初上,看到月亮。”还有仙林的樱花、鼓楼的梧桐,每一个意象都会成为刘雨轩们怀念大学时光的关键点,这个意象一抛出来,就会迅速地激发他们对相关生活场景、发生的事情、曾经拥有的情感的回忆。“这就是为什么一首毕业歌比物质性的毕业礼物更加有力量的原因所在。”

我们老说青春不散场,毕业生在大学这样一个放飞梦想的环境中离开,去一个新的天地打拼自己未来的人生,这个时间段会有很多东西想表达。在汪涛看来,毕业歌的方式传播了更多的可能性,也承载着更丰富的内容。

与同样承载着高校精神、具有厚重历史感的校歌相比,毕业歌是更加即时、私人化的,有更多情感和情绪。“我们听到校歌会肃然起敬,会让人感受到这所大学承载的历史使命,是传承学问、立德树人的宏大叙事,与此相对,毕业歌虽然也承载着一所大学中人的精神品格,但这种集体记忆抒发的是与平凡生活更加接近的情感。”刘雨轩说,大家听到毕业歌,会心照不宣地闪过这样的念头:这,就是我的大学生活啊。

人的情感是多元的,我们需要校歌,也需要毕业歌,还需要毕业歌之外的其它校园音乐表现方式。汪涛曾经改编过广泛传唱的《南山南》西北大学版。“从面上来讲,音乐的培育和教育实际就是一种美育,应该让更多学生参与到校园歌曲的创作中来,只要能够表达情感、激发大家的情感共鸣,我觉得都可以采用。”汪涛说,这对整个学校的文化提升有好处,反过来也会滋养更多的青年学子一起成长,感受丰富美好的生活气象。

以小见大 不拘一格

今天创作毕业歌的风潮是一种历史延续。在青年学子当中,毕业歌的创作基本上都是在正式授课之外的娱乐性艺术形式。李近朱说,这表现为歌曲内容的“以小见大”和艺术形式的“不拘一格”。

“现在的毕业歌往往‘以小见大’,表达的就是身边的事,身边的情景、情绪和情感,并从个人角度出发将其演唱出来。”据李近朱观察,毕业歌所唱的内容非常时尚,新一代毕业歌中没有“假大空”的东西,“他们切切实实是从校园生活出发”。

从艺术形式上说,毕业歌带有非常鲜明的现代音乐的特点,加入了不断翻新的流行元素,比如摇滚、嘻哈等等,各式各样,只要能够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并没有过多的音乐范式约束。在越来越多元化的校园文化氛围熏陶下,学生的创作力和激情被激发出来,校园歌曲创作尝试引入阿卡贝拉、说唱等新元素。“唱毕业歌已经成为非常年轻的文化。”

“以小见大”和“不拘一格”的结合,让毕业歌成为开放和放松的艺术潮流。毕业歌抒发内心真实的情感,这契合音乐本身,也塑造了这个时代青年人的形象。

校徽故事



燕山大学源于哈尔滨工业大学。1958年因国家培养重型机械人才的需要,哈尔滨工业大学轧钢、锻压两个专业搬迁至工业重镇齐齐哈尔,组建了哈尔滨工业大学重型机械学院,1960年独立办学,定名为东北重型机械学院。

1978年,学校被定为全国重点高等院校。1984年,东北重型机械学院主动顺应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大潮,做出了在沿海开放城市秦皇岛创办分校的重大决策。次年,学校在秦皇岛创造了当年建校当年招生的奇迹。

1997年,北校南迁,两校合并,正式定名为燕山大学。合校当年,就由学校党委宣传部组织了校徽设计方案征集。到年底,共征集55件校徽方案,经过学校慎重抉择,最终选定1996级工业设计系学生商利民提交的蕴含书籍、大海、海燕寓意的作品作为校徽的底稿,并由现学校工业设计系老师张立江进行二次创作。张立江将方形为圆形,增加了一个外环,并设计出20多种颜色的校徽提交给学校。学校选定了蓝绿色相间的校徽配色,蓝色寓意学校办学的地域特色——面临蔚蓝色的渤海,绿色寓意学校发展的蓬勃生机。燕山大学第一款校徽就此诞生。2000年左右,学校校徽由蓝绿色整体变为蓝色。

2012年,为了进一步规范学校的整体形象、提升学校的文化品牌,燕山大学引入大学形象设计系统,由艺术与设计学院教师刘维尚牵头对校徽进行调整,增加了校徽的国际化因素。2019年,学校委托刘维尚再次对校徽进行微调,核心图形将“萌芽”强化为“腾飞”,象征着学校蒸蒸日上,寓意燕山大学校徽既有视觉形象传承之历史,又具有未来之时代精神。

现在的燕山大学校徽标志以“书籍”“海燕”和“海洋”为基本造型元素。“书籍”体现学校立德树人之根本,同时象征着知识和文明;“海燕”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紧扣燕山大学中的“燕”字,二是海燕具有不畏艰难、勇于拼搏的精神,这也正是燕大人艰苦奋斗、始终不改“匠心为国铸重器”的初心;“海洋”体现的是燕山大学的地域特征——学校地处渤海之滨,与海为邻,海洋同时还寓意着燕大人在知识的海洋中扬帆远航、勇于探索真理和未知的科学精神;蓝色是燕山大学校徽的主色,代表理性、智慧,同时象征着燕大拥有大海般宽广的胸怀、天空般广阔的未来,以及以厚德、博学、求是的精神培养和塑造出的优秀人才。

合校后的燕山大学迸发出了惊人活力,不忘“匠心为国铸重器”的初心,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能力进一步增强。

“中国天眼”、大型客机C919、港珠澳大桥、北斗导航卫星等多个国家重大工程建设项目中,都有燕山大学多个科研团队参与核心部件研发;神舟飞船、高铁提速、多功能应急救援车辆、直升机助降系统等近年来国家一系列重大科研工程项目研发建设中,凝聚着燕大人的智慧与汗水;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也有燕大人主动参与的身影……

据统计,“十二五”以来,燕山大学完成科研项目5000余项,总经费超过30亿元。2000年以来,学校斩获19项国家科技大奖。

2016年,教育部选定燕山大学“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和“电子信息工程”两个专业,代表国家接受《华盛顿协议》组织国际观察员观摩考察。最终,学校以优异表现助力我国正式加入《华盛顿协议》,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项重大突破。2018年6月,教育部公布我国通过专业认证的198所高校共846个工科专业进入全球工程教育的“第一方阵”,其中燕大有10个专业在列,位居全国高校第25位。

2018—2019年度国际高校综合排行榜中,燕山大学位列中国内地高校第65位。学校工程学、材料学和化学学科进入ESI全球排名前1%。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机械工程专业被评为A类学科。目前燕山大学已经发展为河北省、教育部、工信部、国家国防科工局四方共建的全国重点大学。

燕山大学的校徽正是学校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见证者,校徽以及校徽背后的历史,正激励着燕大人像不惧风浪的海燕一样,勇立知识海洋的潮头,奋勇拼搏,为把学校建设成为“特色鲜明、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研究型大学”而不努力奋斗。

燕山大学：新校徽见证新起点

■蔡常山

史海钩沉

清华国学院的吉林学子

■王力

在当今国内人文学界,上世纪20年代的清华国学院几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80多年岁月没有湮没其中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鲜活而生动的记忆仍令人唇齿留香。

缔造这个“神话”的,既有闻名中外的四大导师,也有就读于该院的70余名学子。北大著名教授、中国教育史专家陈平原在一篇副题为《解读作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的文章中说:“谈及国学院的贡献,大家都着力表彰四大导师,这当然没错;可我认为,国学院能有今天的名声,与众弟子的努力分不开。”

毕业于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原吉林师范学院暨北京大学前身)的著名学者高亨、蓝文徵以及另一位学者马庆霖就曾先后就读于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成为四大导师的弟子,参与缔造并见证了国学院的“神话”。高亨出生于1900年,吉林双阳人,1918年春考入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一师)。在1929年吉林省立大学成立之前,一师与法政专门学校是吉林省最高学府。高亨在自传中写到了在校期间的学习情况,“除学校课程外,又在张文澍老师指导下,学习了我国第一部文字学专著、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阅读了先秦诸子的主要著作及前代史学的研究,并且对研究的方法和门径有了一定的了解”。

1922年冬从一师毕业后,高亨相继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

1925年考入清华学校研究院。研究院只设国学院,所以又称国学研究院,高亨是首届研究生。他的毕业论文《韩非子集解补证》深得导师梁启超的嘉许,梁先生曾对他说:“陈兰甫(清代学者陈澧)始把《说文》带到广东,希望你把《说文》带到东北。”梁启超还在高亨毕业时题赠了一副对联予以鼓励:“读书要最识家法,行事不须同俗人。”高亨离开清华后,谨遵师嘱,回到吉林任教,而且立志遵循清代著名学者高邮王氏(王念孙、王引之)的家法,从文字、声韵、训诂入手,严谨治学,锲而不舍,决心永远过三书生活,即“读书、教书、写书”。

在清华国学院毕业后,高亨回到吉林,任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教授兼母校一师教员。任教期间,他完成了《老子正话》二卷。1929年以后,历任东北大学、河南大学、武汉大学、齐鲁大学、西北大学、川北农工学院、北碚湘辉学院、重庆西南师范学院教授、研究员。1952年,高亨举家北上,又一次回到吉林母校,出任吉林师范专科学校教授。此后,又执教于驻青岛的山东大学中文系,被聘任为副博士生导师,全国也为数很少。1957年,他被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聘为研究员。当时在山大的文科中只有两名副博士研究生,全国也为数很少。1957年,高亨出版了《高亨著作集刊》,汇收专书16种,又辑散见论文12篇,为一种,共17种,受到学界的好评。1963年11月,在中国社会科学

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第四次委员会(扩大会议)即将闭幕时,高亨与其他九位先生一起,受到毛泽东主席小范围接见。毛主席说他读过高亨关于《老子》和《周易》的著作,并对他的成绩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还说了些鼓励的话。返鲁后,高亨把自己的《周易古今今注》《诸子新变》等六种著作寄呈毛主席。毛主席在回信称赞其著作“高文典册,我很爱读”,此事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今山东大学的校名题字就是取自毛泽东给高亨回信时亲笔书写的信封。

蓝文徵出生于1901年。1919年考入一师,1923年冬毕业。1926年,考入吉林法政专门学校,时值高亨在该校任教。在高亨的影响下,蓝文徵也立志考入清华国学院,终于在1927年如愿以偿。在研究院,他得到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的指导,学业渐入佳境,并由国学进入史学,主要跟随陈寅恪研究隋唐五代史。

蓝文徵就读于研究院期间,清华学校于1928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1929年毕业后,蓝文徵任教于东北大学,与高亨成为同仁。九一八事变后,他只身逃入关内,就教于青岛女中。1933年秋,蓝文徵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研究院,专攻唐代政治经济史,写成《隋唐回鹘政经》。1937年回国后,相继任教于东北大学、西北联合大学,曾在北碚国立编译馆任编纂。

蓝文徵在治学以外还精于书法,用笔刚劲稳健,字体结实大方。在清



高亨

华国学院的所有学生中,他的书法属于一流。

抗战胜利后,蓝文徵参与了“国民大会”制宪工作,任北平行辕参议兼《经世日报》笔政。1948年3月,任国民党立法委员,兼上海复旦大学、南京中央政治大学教授。1949年12月去台湾,任师范大学、台中私立东海大学教授,直到1976年1月25日病逝。他一生著述颇丰,代表作有《唐代回鹘经济》《中国通史》《隋唐五代史》等。

清华国学院始建于1925年,终止于1929年。虽然只有短短四年,但其所开创的国学研究新方向,被誉为国学研究史上的奇迹。2009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时隔80年后再度成立。复建后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只招收攻读博士后的博士生,人数“不过七八人”,每人选定一位80年前在此教学或学有所成的学者来整理、研



蓝文徵

究。目前,《高亨文存》《蓝文徵文存》作为研究成果已先后出版。

马庆霖,吉林舒兰人,1921年8月考入一师,为第二十班学生,1927年与蓝文徵同期考入清华国学院,为第三届研究生,1928年在院继续研究,研究专题为方志研究。据蓝文徵在《清华大学国学院院始末》一文中介绍,马庆霖是因“用功过度,致病而死”的四名学子中的一个,令人扼腕叹息。

岁月已逝,但当年清华国学院的影响力仍然存在,绝不因时间的流逝而褪色。笔者主编北京大学校史文化丛书时,着意钩沉了这段往事。追寻往事,仰望先贤,意在发扬历史上的治学传统和人文精神,让深厚的办学积淀在当前的办学中散发出恒久的魅力。

(作者系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校报主编)